

皇朝編年備要

十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十

凡六年

仁宗皇帝

起甲戌景祐元年止己卯寶元二年



甲戌 景祐元年春正月振京東饑○禁閉

糴○振淮南饑

出內藏絹代其歲輸

置崇政殿說書

以賈

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為之日俾二人入侍講說○初上問孫奭誰可代講說者以昌朝為對

元昊

寇邊

元昊雖常奉貢然君國中益僭侈改元開運至是初寇府州秋七月寇環慶都巡檢楊遵等以兵七百戰

敗都監齊崇矩援之伏兵發為元昊所執既而遣還因下詔約束之或告元昊以開運石晉敗亡年號也更曰廣運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奏元昊車服僭勢且叛宜嚴備之○未幾元昊母米氏族入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而況

山喜之族于何遣使來告哀

二月罷御試書判拔萃科

詔自今幕職州

縣官經三考以上非入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等六科諸鄉舉被黜者毋得復應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從史館修撰李淑之言也先是淑言選人試書判拔萃特有司之事陛下何必親試之又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焉此二者非求材之本意

詔麟府州振番漢饑民○

三月親試舉人

賜張唐卿以下五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諸科二百餘人特奏名八百餘人

夏四月詔有司勿受內旨

寵籍為開封府官時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

二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者下府者上為校內侍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置御

史裏行

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四員從中丞韓億之請也招舉三丞以上嘗歷知縣者為之然唐

制亦有侍御史裏行今獨遺之尋五月以程琳為三

司使

詔自今三司使在職未久母得非次更易於是琳在

以張宗誼孫沔為監察御史裏行
漕運琳曰如猾商邀價而粟不至奈何先是三司併合田賦
汭納諸名品為一物琳謂借使牛皮食鹽地錢合為一穀麥
黍豆合為一易於勾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
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但前年已詔併諸科斂名以為一
矣恐琳特因議論及之耳。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
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表言琳顯琳聞之自直於上曰三司財
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上然之。琳又嘗
言兵在精不在衆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
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北歲費
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
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
軍指揮使百六人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

備一

二

千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它給賜不預合新舊兵
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用所以
日屈也今同華汭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知用必邊入
中粟價踴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
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
事時番戍于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
生事以覲恩賞違令者重寘之法如此
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上嘉納焉
以河南府學為

國子監。六月策制科

考官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進士
張方平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之並入等

閏月淮汴溢

毀無額寺院。罷造玳瑁龜筒器

從度支
判官謝

絳之言也絳云初詔罷密花透皆禁人服用且云自宮掖始
既而內人賜衣取於有司又後苑製作玳瑁器索龜筒於市

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請罷之詔勿市仍罷所造器。絳又言內藏庫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使聚穀實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歸京師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矣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成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謂不若推近及遠遠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以成平景德為準也又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六月淮南發運使劉承頰獻輪扇浴器為知諫院郭勸所劾詔還之。

秋七月樞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河決澶州橫隴。八月薛奎薨

謚簡肅奎在政府謀

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如此志歸輒嘆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媿後世尔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言歐陽脩王拱辰皆其女婿也。上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而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非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初勵精為治而未則放意荒侈不可不鑒上深然之

星孛于張翼

長七尺闊五寸十二日而沒

王曙薨以王曾

同平章事樞密使。

大赦

星變故

出美人尚氏

楊氏

郭后既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為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為言上

未能去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領之即命輶車載出。厥後諫官王素言及王德用所進女口上曰已在朕左右素切諫即命官臣各賜錢押出訖奏上為之泣下。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尔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

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亦不為失也。上命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闕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茶商女陳氏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日詔語矣乎後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及之上曰宋綬亦如此言侍御史郭勸言陳氏無世闕不可儼宸極樞密副使蔡齊宰臣呂夷簡又力止之卒罷

龐籍勝宗諒

罷

籍為殿中侍御史言范諷交結尚美人父繼斌請付臺鞠其事宰相李迪雅善諷寢不報宗諒為司諫嘗以上

體多疾奏疏諫內寵其畧曰陛下日居深宮流連荒宴臨朝則多羸形倦色決事如不掛聖懷語大切直故出籍廣東轉

運宗諒知信州

冬十月罷發運使

以其事屬淮南轉運

十一月納

皇后曹氏

故冀王曹徽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入宮九月詔立為皇后至是行冊禮

是歲

契丹宗真遷其母于慶州

自天聖三年生辰正旦朝廷皆別遣使賀其母

至是不復別遣康定元年契丹復迎其母歸乃遣使如故



景祐二年春正月貶孫沔

沔為監察御史襄行先是上言

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警言雖曰狂愚猶勝諂佞况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懷絨默伏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上責知潭州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累歲以來和氣猶鬱水旱相荐蟲螟屢生粟麥不登田疇幾廢九夏多寒三冬無雪星變上天河決東郡疾疫流離生靈困憊民乏兼日之食廩無卒歲之儲又曰去秋以聖體愆和臣心啓沃愛君有從宜之制雙日伸不坐之請交泰之誠逆臻有喜宴安之戒豈可為常且一月之中適減其半慶辰嘉節休沐受釐三分之口復廢其一是則一歲之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

殿奏事止于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漢帝五日一朝則有
伏蒲入閣據廁與語唐制三日一坐則有便殿更番浴堂延
對今退朝之後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虧殘之餘悅耳目
者綺紈艷冶之色高鑰九重叫闈千仞宸禁晝嚴乘輿天遠
固未見欵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
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臣恐其未可也又曰願因歲
首正朝之始霑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己辨色居位推擇
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精思品藻督責賢哲外
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以利於民內則罷公卿
大夫不才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掖庭之中簡去幽曠以
求錫羨之慶官寺之內抑擯重任以防昵近之私發號施令
必審其有害賞功罰罪必思其未平則可使教敦于上民悅
于下足以召天地之叶氣致國家之豐隆皆目前
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

置邇

英延義一閣

召輔臣觀侍讀學士盛度崇政殿說書賈
昌朝講讀經史昌朝誦說明白上多所贊

備要十

五

問昌朝悉記錄以進上賜其書名曰邇英延義記注仍命章
得象等續之。皇祐間侍讀楊安國請書無逸于邇英閣之
後屏上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侍讀丁
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知
制誥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為圖命學士承旨王拱辰為
二圖序而襄書之。安國嘗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
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安國對曰
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故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言情則性之移也語欲則情之肆
也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
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
又嘗講周禮至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過誤之民
當歲歉則貫之今衆持兵杖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亡以禁
奸上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寒至起為盜賊州縣既
不能賑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上嘗御迹英閣讀真宗
所撰正說養民篇頌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

梅詢對曰先帝作此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法則版圖衰滅上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至寶元二年春上之歷代戶口數前漢千二百萬後漢千六百萬魏九十萬晉二百萬宋九十萬後魏北齊後周三百萬隋八百萬唐九百萬國朝太祖二百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萬真宗八百六十萬寶元一千萬云。慶曆二年命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侍經筵者

二月命李照定樂

上以昌朝長於講說故特命之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鍾鑄鍾無小大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

備要十

六

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鍾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遠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簣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柘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蓂製玉律以恢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爲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鍾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既鑄成編鍾一簣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柘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鍾磬十六枚爲一簣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曰聖人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

之以律呂而專爲十二之數也且聖人旣以十二律各配一
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者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
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祉爲事羽爲物蓋聲之重者
爲尊輕者爲卑卑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
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
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
設正爲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臣以爲且如舊制便上令權
用十二枚爲一格俟知音者別議。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
尺爲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
月成議者以爲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
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
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
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
之於日月通之於輿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李迪罷
出知亳州先是龐籍爲御史數劾范諷迪右諷弗治反左遷
籍籍旣罷益追劾諷不置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訊之

備十

七

籍坐所劾不實法當免諷當以贖論呂夷簡疾諷詭譎多妄
言且欲因諷以傾迪乃寬籍而重貶諷上初召夷簡及參政
宋綬決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皇恐還第翌日遂罷迪性
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迪以慶曆七年薨上篆其碑首
曰遺直又改所葬鄧州
鄧城之鄧鄉曰遺直鄉
以王曾爲左僕射平章事

○杜衍爲御史中丞

衍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
所謂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

前殿何以盡天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月不過
數四足矣若進款帛樣閱甲冑弓矢點馬試吏負此皆細務
特有司之職耳陛下何必親決未幾權判流內銓先是選補
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賂出縮爲姦衍旣視事即
敕吏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曉諸吏无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
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
改知審官院其裁判如判銓法
夏五月廣西蠻寇

邊

初交趾虜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時蔡齊在樞府言蠻人去暴而歸有德納之

便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何不聽至是果為亂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廣南以聞有左侍禁桑擇者雍丘人明道末為永安縣巡檢時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密院召擇至京授以姓名擇設計盡擒之還京密院吏責賂為改閤門祇候擇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至是遣擇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之及冬蠻平始得閤門祇候擇推其賞以歸己上者或譏以好名擇歎曰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卒辭之

秋八月嚴內臣選用法

天聖四年初置上御藥院供奉

四人至是詔管當御藥院自今選內臣入仕三十年以上經十年不遷而累有勞績者為之。是冬又詔內侍都知押班落職者毋得復任見任者毋得管當皇城司親戚毋得管當御藥院皇祐五年又詔年五十無過者乃除是職

強盜刑名

不持仗不得財徒二年得財為錢萬及傷人者死以下定罪有差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

餘視舊益寬矣

置提點坑冶鑄錢官

江浙等路提點坑冶鑄錢

作睦

親宅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曠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宮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月置

朝集院

以待朝士外官之還京輦者明年十月乃成

復群牧制置使

止以副樞

十一月廢后郭氏薨

先是上頗思郭后累遣中使問勞賜以樂府辭后和

答語甚悽愴屬后小疾遣閻文應與太醫診視至是暴薨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時上致齊南郊不即以聞上深悼之既而追復后號葬禮用孝章故事諫官姚仲孫高若納言文應嘗叱醫官於上前又疑后為文應所毒右司諫王堯臣亦請窮治侍醫者乃貶文應為秦州鈐轄其子士良幹當御藥院併出之范仲淹又劾奏其罪卒竄嶺南死干道

未郊三聖並侑

先是禮院言太祖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

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群祀

立宗室轉官

換官法

先是宗室無遷官法惟遇禘曠大禮則普遷一官至是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

換南班官舊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官自率府副使率四遷即遙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俸祿十倍於舊矣

二月加誦斯羅官

保順留後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擊誦斯羅兵敗死盡蘇奴兒被執

元昊自領眾攻下猫牛城又攻青唐宗哥帶星夜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然部兵溺宗哥河及飢死頗眾至是又侵斯羅

要十

九

界斯羅壁鄯州不出元昊已渡河插幟誌其淺處斯羅潛使人移表深處以誤元昊元昊戰敗士卒溺死者十七八自是不敢窺其境斯羅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

石介罷

先是御史臺辟介為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

勘歐陽脩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介一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也今片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片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知淮陽軍梁適亦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為勸上是其言記適姓名于禁中尋召為審刑院

景祐二年



景祐三年春正月追復皇后郭氏

傳

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

二月汰三司吏

先是上患三司吏負猥多命中丞杜衍與三司

使副擇其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相率僅千人訴於宰臣呂夷簡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曾以美言諭之使自列既又詣衍宅投瓦礫肆醜言明日衍對頌窮治之而曾盡得其姓名於是流竄二十餘人

衍尋罷出知永興軍

申命阮逸等定樂

先是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名

聞於是知杭州鄭向言鎮東推官阮逸蘇州范仲淹言布衣胡瑗皆通知古樂遂詔遣詣闕乃命學士馬元與逸瑗定新樂未幾元上金華五箴及景祐廣樂記越九月詔罷議用右司諫韓琦之言也琦言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天下無事垂八十載頃因燕肅妄加磨鑿適會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許之改作暨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

要一

十

則又圍徑垂古內侍鄧保信續上新尺復長廣未合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又西北二陲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能常保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及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多合典制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學士丁度等詳定度等言逸瑗保信所造黍尺律管權量鍾磬參校不同周漢之制詔度等以太府寺尺校之卒不得其要領論者謂逸等所陳乃古人棄而不用之說度等又泥於漢書脫文卒不能是正乃命逸為鎮安軍書記瑗為試校書郎

三月復入中見錢法

復令商旅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

入芻糧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從樞密副使李諮等請也

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

聖元年之制又以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三司符然後給錢

以故三司吏得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推貨務

驗實立償之錢又請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井言商人之所不便者其事甚悉仍請重私販之禁又請聽商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半年償失期者倍其數皆從之詔等復言自孫奭等變法五年之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上為下詔戒救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夏五月罷范仲淹禁越職言事

呂夷簡集

政久進者多出其門仲淹時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上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超格者不冝全委宰相因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大為小以易為難以未成為已成以急務為閑務者冝早辦也夷簡以仲淹語辯於上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辨析辭益切仲淹罷待制知饒

要十

十一

州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過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初仲淹因論建都之事謂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冝都汴即有事必居洛陽可漸廣儲蓄而繕治宮室上以問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於是為四論以獻大抵譏時政云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待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待臣職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府欲撓以劇煩使不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弥月京邑肅然稱治。御史韓維希宰相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鎮億子也。集賢校理余靖上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靖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亦言與仲淹為師友又嘗薦已不可苟免洙貶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乃貽書責諫官高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今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以其言奏

貶脩為夷陵縣令。於是滎陽縣令蘇舜欽上言：臣觀詔書戒越職言事，四方無不驚惑。蓋陛下即位，屢求直言，而今詔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之聰明，而塞忠良之口也？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禁不得語，陛下何由盡聞天下之事？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如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過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以去，使正直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踈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英豪，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則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矣。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

備要十

十一

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報，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恢越職，希恩宜重行貶黜。庶絕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寢。步軍都虞候知滄州劉平言：范仲淹毀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為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為若此。臣慮小臣不識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掎摭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缺負則朝廷自擇忠純者德用之，平蓋希呂夷簡意也。罷塞橫隴河

口專修金堤，自是河東北行，不復歸故道。秋七月，置大宗正司。以皇

寧節度允。大雨震電，大平興國寺災。朝廷議修

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凡六爻之旨，以能自戒懼乃免咎。責春秋傳：天火曰災。近年寺

觀屢災此殆天譴告可勿繕治以示畏天威愛人力之意從之八月頒居室器用車

服制。九月定申心喪解官法初集賢校理郭積幼孤而母邊

更適士人王渙生四子積無兄弟獨承郭氏之祭及邊死而

積解官行服禮官宋祁言按五服制度敕為嫁母無服下御

史臺詳定侍御史劉憂曰母出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

喪詔兩制再定侍講學士馮元等言郭積應得子為父後之

條緣解官行服已過暮年難於追改乃詔自今並聽解官以

申心喪。真宗乾興末開封府判官王博文幼喪父其母改

適人交母死博文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

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解官行服然議者以喪

而祭為非禮云始上在乳冬十一月保慶太后楊氏崩祿莊獻使

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備

性慈仁謙謹寡過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官中由

是英宗自宮邸末齧齒養后所十一月嚴宣敕經銀臺司法領

進銀臺司李紘之請也時宣敕劄子多不經本司紘言

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敕非經銀臺司勿行

丁丑景祐四年春二月葬莊惠皇后附永安陵

神主神主三月置天章閣侍講尋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

奉慈廟楊安國等兼之。康定元年以林瑀王洙領其職自景祐之

末災異數起上憂之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

又依周易推演五行陰陽之變為書上之瑀每開說於上大

抵皆諛諛之辭緣飾以陰陽上大好之會是官闕端明殿學

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日内批用瑀執政皆怒瑀

呂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爾不若

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上問洙如何夷簡言洙

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此二人上許

景祐四年

之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于內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夏
適章示之卒不罪瑀明年上益厭瑀之迂誕乃黜之

四月呂夷簡王曾罷
夷簡位王曾上且任事久多所專決論議數不合曾不能

堪遂求罷因對片夷簡納賂市恩上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上復以問曾曾語屈時參知政事宋綬多同夷簡而蔡齊善

曾獨盛度依違其間會度致齊中書上召問夷簡曾求去之意度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能知但各詢以誰可代者即其

情可察矣上問曾曾以齊薦復問夷簡夷簡以綬薦於是四人者皆罷夷簡以使相判許州曾判鄆州以綬為資政殿學

士留侍經筵齊歸班**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隨加門下侍郎自薛

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五月芝生化成殺楹**

召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翌日儒臣並為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

於祥瑞畧而不書豈不以君闕瑞牒則意安觀災符則心懼意安則政怠心懼則德修聖人垂戒之深其旨斯在臣愚望

陛下特以災異為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

為念則昊穹降鑒荅陛下寅畏之心生靈遂宜蒙陛下慈惠之澤自然時和歲豐家給人足永獲上瑞之報也**秋**

七月有星數百西南流
至壁東其光燭地黑氣長丈餘出畢宿下**八**

月詔三司漕臣勿與常平錢粟**冬十二**

月京師定襄代并忻等州地震
代并州壞民廬舍而忻尤

甚暨死萬九千餘人民皆露處自此或地震裂泉涌火出如黑沙狀連年不止。左司諫韓琦上疏曰臣伏觀鄉者興國

寺雙閣災延及開先祖殿不踰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蓋人事之已形致天變之嗣發其猶影響諒匪

徒然當是時臣謂陛下宜虛襟以求直言側身而修庶政有功則賞以絕其僥倖之路有罪則罰以清其姦慝之源旌別賢愚撙節財用抑宴私過度之樂休營造不急之務決獄使之無濫出令斷於必行斯所以念祖宗之艱難答天意之警悟也而陛下眷三京以肆赦宥走群望以鑿祠祝內自禁掖外及觀寺並興祭醮逮越晦朔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上聞即命使輶就崇法供矧茲近塞俯接殊鄰豈無間諜之人往道祈禳之事徒彰自恐或謂無稽雖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然夫弛刑網以貸頑悖之民損國貲以奉游墮之輩將欲召丕貺感靈心是猶却行以求前揚湯而止沸無益之驗信昭昭矣。尋又上疏曰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祖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娛之地望詔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高祖納

作何要一

十一

之即令移于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辰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不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徒詔

非藩鎮勿立學

既而知潁州蔡齊乞立學特詔從之。先是許京兆府等州立學及賜陳

揚等州學
田不盡錄



寶元元年春正月有衆星西北流○

雷○陝西大雨雹○求真言

於是監在京店宅務蘇舜欽詣匭進

疏畧曰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驟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日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身修身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侏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後蕩則政事不親後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旰食未嘗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鞭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

備要十

十

思永圖則天下幸甚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矣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其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談諧自任士人或在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凶奴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掖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謂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

陛下少留意焉。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累數百言大抵勸上以奮揚剛德固執主威略曰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群言一決宸慮無妄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又曰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味儀矩用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如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鹽鐵判官蘇紳疏畧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又曰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躰其有越陰之躰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又曰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發萌牙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須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於冬今方春而雷聲發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

備要十

十七

之證者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之躰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為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葉清臣張方平等奏大抵謂政寬法慢為致災異之由並以攬權綱用威斷為言

二月復日御前

殿

用蘇舜欽之言也。越明年七月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

五日一開延英蓋資問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御史知雜高若訥亦言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刻何以盡萬機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

三月王隨陳堯佐罷

時災異數見隨

等無所建明隨以疾在告五日一朝諫官韓琦連疏中書過失又言韓億不當以其子綱為群牧判官石中立滑稽無大臣躰不報乃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免故四人俱罷隨出判河陽堯

佐判鄭州億歸本班禮部侍郎中立戶部侍郎以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

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忠清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蓋由此也

得象性簡淡恬然自得先在翰林太后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宋郊為翰林學

士

初上欲以郊為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故有是命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

淑害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上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上弗為意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上嘗論及唐入閣儀庠上奏言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此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或乘輿止

備要一

十八

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欲求入閣本意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又唐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則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五代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乃謂之盛禮甚不然也議者以謂今之殿閣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親試舉人賜呂溱等及第出身有差瓊林宴初賜大學篇故事禮部第一一人賜第末

有在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脩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范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眾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白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去年春初從賈昌朝之請立諸路別頭試夏六月立上雨雪限

寶元元年

上留意農事每以水旱為憂乃詔諸州旬上雨雪狀。神宗熙寧元年春令諸道每季上雨雪。秋八月復

發運使

慶曆三年以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范仲淹薦許元可獨倚辦乃擢用為發運判官元至

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上以元為稱職自判官遷副

使遂升為使皇祐二年賜元出身上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元累

章求退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策制科武舉。於是考官晏殊上賢良方正科田况張方

平茂才異等邵元各六論上御崇政殿策試况方平入等况與張士遜連姻報罷。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詔戒朋黨

時中外臣僚屢有薦范仲淹者似涉朋黨上曰仲淹蓋嘗

面請立皇太弟太姪事非止為詆毀大臣乃下詔戒之於是參知政事李若谷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

人各有類今禁以朋黨名之。十一月庚戌郊改元。恐正臣無以自立上是其言。

受尊號冊

先是群臣五上表請加尊號上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

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士遜懇請不已上不得已乃詔英曆二字不稱餘

從所請。先是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今將郊祀請復用舊樂下兩制議宋綬等言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

以為無據。王曾薨。謚文正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請如琦議。天下利害事多審而中理性純儉居

家罕見喜怒人無敢干以私者上篆其碑首曰旌賢大臣碑賜篆始此。天禧間曾知應天府時兩京訛言有物如帽夜

飛為妖民操兵自衛叫噪達旦自京師以南皆閉門。十二。深處曾令夜開里門有唱言者即捕之妖亦不作。

月京師地震○命夏竦范雍經略西夏

竦知

永興軍雍知延州分兼涇原秦鳳路鄜延環慶路安撫趙明年秋復以竦知涇州雍知延州分兼經畧使竦之在永興也上令陝西安撫龐籍就竦議西部事竦尋上言頃者繼遷屢寇朔方太宗嘗命李繼隆等五路入討不能撲滅先帝惟戒疆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畧有河外之地其勢非特繼遷比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謹上十策一練強弩二結屬羌三通唃廝囉四嚴備涇原環慶五四路互相關報六逐州招神虎保捷兵七增置弓手八併小寨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十揀沿邊冗兵尋徙竦知涇州所言後多行之

唃廝囉加節度使

使之背擊元昊以披

其勢李德政封南平王。是冬元昊僭號

先是元昊

欲南侵恐唃廝囉制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至馬銜山遂築瓦川會城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

備軍一

十

肅之地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始大補偽官創十六司以統衆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七千人以備契丹河南鹽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涇原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餘兵駐賀蘭等處為鎮守總十五萬又選豪族善弓馬三千人迭直偽號六班直元昊製番書改元大慶其叔父山遇等數勸元昊勿叛元昊不聽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具言元昊反狀知延州郭勸執還之元昊殺山遇遂謀叛至是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改大慶二年曰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點兵集蓮子山遣使來告僭號納旌節敕告表畧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封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因端閑輒生狂斐制小番之文字改大漢之衣冠不期曆運在茲軍民同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新歡好時鄆州通判富弼上言曰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少折其謀尋詔削元昊官爵除屬籍絕互市榜公邊有能擒元昊除定難節度初德明歸款但賜宗姓而言除屬籍誤也

已卯

寶元二年春三月鑄皇宋通寶錢

制舊

錢文皆冠年號而曰元寶至是文當曰寶元元寶學士院請改曰豐濟元寶詔以皇宋通寶為文

夏四月

募民入粟實邊。六月省乘輿宮掖浮費

從諫官韓琦之言也時陝西用兵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今西夏不足慮而民因為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用至今未聞施行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所仰者江淮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攤禁凡山澤市井之利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

備上

十一

三千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六百餘萬僅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願陛下取景德景祐校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罷之乃命張若谷任中師韓琦等議之琦言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乃詔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是冬同修起居注宋祁上疏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取困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更欲興數十萬眾以事夷狄可謂無謀甚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何謂三費一日道場齋醮無日不有二曰京師寺觀多設卒置官衣糧所給三倍他處三曰使相節度不益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陛下誠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乏之患矣臣又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

聖元二年

躬行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
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民業日豐師役可舉蠶尔
戎首可玩之於股掌之上矣初次當知制誥秋八月兩
而兄庠方執政乃以為天章閣待制判禮院

川大饑

遣使躰量安撫韓琦利益路蔣堂梓夔路琦所
至賦役煩急者悉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

罷冗役六百餘人活
飢民一百九十餘萬冬十一月孔道輔罷自中丞出知鄆

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辭連知樞密院盛度參知政
事程琳宰臣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併逐之謂
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對言
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併出之道輔後知
士遜賣已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道輔始為寧州推
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率屬往拜奠
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元昊寇邊狄青等

敗之

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而青功最多
被賞特厚青時為巡檢司指使。初元昊為書及錦

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徽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
皆疑士徽獨副都總管夏隨曰此行間耳士徽與羌世仇若
有私約通遺贈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徽與飲厚撫
之士徽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閏十二

月以蘇紳為史館修撰

先是紳陳便宜八事自一
曰重爵賞至八曰修備預

其論適才宜有曰今審官之職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責成
選事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鈐薦選人錢若水
等三人並遷朝官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
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之類是也其論修備預有曰夫
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國富而食足則雖
有尖沴不足憂也書奏上嘉納之故有是命

皇朝編年

備要卷之十

